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續稿卷一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徐壇

衡廬續稿卷一

明　胡直　撰

賦

悼才賦少作

少華曾子侍御華山公冢子也良其鳳林毓羽文毛絢五色之奇龍穴胎姿駿骨呈三花之迥少綜鉛槧遂軒藻園騁河漢之雄才峻崑丘之逸氣人固擬其

東沂之詠可以攀轅南豐之撰可以方駕且將登漢苑而調治安入虞宮而覽皇鳳篤彼忠藎奕其世武者矣然而羽儀未騫黯焉先折斯可謂凋彼神樹毀厥懿璞者也悲哉侍御公哭之痛曰天毒吾多才子也僕欽挹修能遐結幽憤因抽弱素愛造斯賦題曰悼才非欲以流布遐來聊用以廣公哀膈云爾

繄夫陶化之罔兩兮心耄疑而曷測將衆物之振蕩亦何殲夫魁哲彌憒悁以韱絓綿思子之閟則昉少康之

瑶葉蔭伯巫之瓊英衍沂國之神緒遂嬋連於忠貞曰
維子之嚴君冠飛豸而揚鷹奮皇斧以擊奸翊緈虬而
上征誕作配於良肖鴻永路有嘉聲益山抵之構采滋
江妃之孕爞分精爽於日月授文章於列星谹八殥以
為胸柱四極以為肩雕琬琰而為腸猒瓊華為之面聳
孤韻於秋颷騰逸氣於霄烟鑚老易於三昧鏡丘索於
九淵瑋抽葉於六家邃枏義於百氏旁搜歷而照璣餘
檢圖而辨緯浩宇宙之奇詭固一臆之所麗譬縣圃之

積琛棼沙棠與璇樹有九日之飛花爛光采於十壁肆
搖翰而飛藻絢凝壁而浮綺朝百賦而鬱伊暮千詩其
猶噎彼談天與炙轂將馳騁而伉儷覽當時之碌碌曾
不足以睥睨衆綰纓之夙髦孰不斂衽乎雄名諒發軫
於澤國邅息轡於上京紫貝闕而玉堂佇嬌翼以飛騰
嗟遠期之未從猋戢景其何輕包造化之一軀遂瓅絶
于尺墳曩吐舌而談九州儵荒眇而無聞羅古今之奇
珍誰適為發其真精豈少薇之墮采倘招搖之隕明駭

增城之絳樹豈隨霜而謝榮彼夜光而明月亦孰允其

無瑩洵造物之懵懵妬鸐䴔之逸鳴斯文章之胎孽反

酷以殘其身醜怊悵以侘傺矧惟子之嚴君痛呼天而

繚結氣萎絶而中焚曰皇毒儂之多才兮剽吾庭之蘭

莖彼童烏與蒼舒雖幼耿而惻哀矧佳賓之俶儻遭圜

穹之惛昧精一朝而越裂顔黴黧而耄敗予與子之未

遘獲瑤葩于羣瓌擬並駕於赤鵠胡委翮而先摧豈憒

世之溷濊駿白螭于神丘將桀跖為羨門必回詛之不

修斥巫咸以罪穹斯坱北其誰由覿三合之芒芒洶糾錯其曷尤於惟子之鴻烈揚芳暉于來胄雖蕙若之委化終岱霍之伉壽登高罔以長嘯曷祛吾之殷憂

詩

賦得三顧山贈賀郭封君兩峯翁即相奎父

三顧之山乃在雲亭天柱間崴嵬直與斗牛參削出三峯成卓筆倒畫青霄河漢濕峯頭遥瞰章水江應似莊生堂坳溢蒼漭西連娍姥雲谿谺東吞紫瑶石中有仙

翁芳王容坐窺鴻寶巢雲松鹿裘何謝晉文舉角巾嘗
墊漢林宗盧生壇古去不返獨有若翁駕白龍若翁翫
世戍芻狗富貴何如一杯酒掉頭不肯掛金章天語還
今回白首自昔大山長名材更聞崑丘生瓊玖竒峰孕
賢世莫京詞賦寧為中興傾世業汾陽詎足詫許身直
擬三代英我當與翁結鄰好紫芝瞄瞄斸雲耕儲皇是
非付國手商山雲物不世情

龍澄原君自黄遷辰沅兵憲兼督學政書至寄賀

名才超拜著神羊節鎮新開近夜郎已有雄文程楚士還多廟畧靜蠻疆沅芷澧蘭清棨戟酉山辰水濟舟航兼資督府他年事先借前籌萬里揚

乞橘

春回乞橘繞題箇老去新栽欲待誰浸擬炎天花馥郁佇看氷雪葉蕆蕤松筠成列堪為侶禽鳥深藏逈不知剖實他年逢二老彈棊應許笑相隨

書社秋興八首

青社虛堂暑漸輕高秋事事愜幽情覺山爽氣通匡嶽槎水滄波混太清卷幔忽然聞桂馥罷琴且復啜蓴羹久知世味成飡蠟損益何須問向平

二

明時豈是棄君平身病原非濟世英僻遠曾無來節使衰殘早已謝經生晝眠静抱松風韻晨起常占野鳥聲

三

莫道幽人無一事秋山還自斸雲耕

有時散步自高岡颯颯涼颸灑故裳縱意坐遊天地外忘機身近鷺鷗旁當門魚戲蘆花白遶逕蜂閑菊蘂黄一望蒹葭零露濕伊人宛在水中央

四

堂外高樓影碧灣晴牎莞爾對南山林間日月東西見席上星河次第攀釣艇互看來去好樵歌時聽短長閑白雲黄鶴曾攜賞何似飄飄獨往還刑曹有白雲樓

五

病客終朝不掃門軒前紅葉落猶翻東書且學禽中戲散髮延覿原上村萬頃禾麻圍錦繡千峰華武玉華武姥俱在望列兒孫吾鄉莫用鄭鄉擬正笑康成著作繁

六

老不悲秋秪自欣一聲遙鴈却懷人四海交親書並斷三江耆舊會難頻衡廬已自違佳約吳楚相看作外臣獨有裘羊長不負濁醪時共道吾真

七

峩眉高挐九穹浮曾共皇人汗漫遊別後幾迴瞻白水

歸來今始得丹丘神超早已齊鵬鷃身隱何辭喚馬牛

最是七天橋上月清光應似社中秋

八

更思岱嶽號天孫長往其如老病繁三觀遙連滄海潤

雙門高擁介丘尊南瞻金簡猶非匹西挹雲臺欲竝騫

不得一登天下小太虛隨地且槃桓

容有言朱鎮翁見訝無詩寄謝二首

昔遊曾綰大司空唱和翩翩枉上公既老漸諳文字幻相思猶為道情同赤松應作留侯侶緑野長瞻晉國風肯信雲將遊象外相期還共訪鴻蒙

二

秋水澄江鴈欲聞秋風巖桂正初芬登高著屐懷安石掃素籠鵝羨右軍疎慵豈合勞青眼持贈那能寄白雲最是沈園饒樂事芭蕉應不費彈文

中秋同王未菴周貞夫王執之訪陳蒙山翠峯别

業是暮王塘南劉述亭同集翫月山巔和周生韻

翠峯一名集仙臺

元龍結搆傍仙臺翠滿羣峯挹斗台佳節正同泉石賞高朋還趂鴈鴻來風傳巖桂千林馥月抱江光百里迴庾亮登臨何足擬應知人世有蓬萊

送羅田周貞夫兼訊黄梅瞿睿夫時睿夫方有註誤事

命駕遥憐千里情才名三楚舊諸生賦成豈肯干揚意

書出誰知擬論衡廬嶽去看天際遠鄱湖秋見鏡中行
已瞻雙劒連牛斗何處人間事不平

九日登覺山再别貞夫

詞客聊停抱膝吟佳晨臨眺且開襟菊邊對酒何辭醉
江上狂歌不自禁轉見兩丸催白髮安能五臟化黃金
古來離合原無定明月唯期千里心

訪頽泉年兄園居以宿有耦耕之約故末聯云然

久知物外起田園報客花間鳥並喧小憩亭臺穿竹塢

散行山谷出江村隱居亦幸同鄉井宿世應知是弟昆
欲向耦耕尋舊約春來還許叩桃源

衡廬續稿卷一

衡廬續稿卷二

明 胡直 撰

序

贈余曉山郡侯入覲序

内江曉山余侯以職方郎握符來守吉郡凡幾月例入覲郡僚貳守馬君通守孫君曹君節推茅君則以書抵胡子山中曰令守令莅政淺者多無足以稱大計以天

子有問治狀無爲獻令侯則不然侯始至語寮吏曰令之言吏治者恒外而不内不知此堂皇者固千百里之總萃也堂皇不脩則狐鼠憑廟社賈威福而射工之巧伺而恣噬也詎論旦暮哉故其首治以身示型詰朝出踞堂治公牘爰書必親覽裁條教嚴簡訟毋得株牽其他蠲苛剔蠧削冗節靡一視令甲加察一出必扃鑰郡門吏惟内辦文若抱氷霜迄不得與民相比爲奸吉故喜訟繁盜至是則訟盜若喪窟宅而害立滅侯故嚴

重寡言然實惇大不設城府遇寮屬屬屬有禮愛士好文適學使者至校文矦則為士談經析義未嘗不載色笑亹亹乎言之也以故吉士文稍振頃得連袂冠省試葢吉前守為令監司楊公亦西蜀人楊公之政既偉而矦實繩之若乘春發榮至夏日而蔚然茂矣矦持是足獻天子其等念無以表殊政彰寮誼故以言累子胡子曰然夫駑馬十駕不能百里騏騄一日歷塊而越數都寧諭久近往予督學西蜀矦方綰髮閒庠彥且從故少

保趙文肅公學比予復柄楚學侯已踰冠登第爲楚理官于時侯政稱最方佇內召以年例格遂補職方當此時天子已悉侯名姓矣侯之上計也果奚以久近論哉予嘗校楚士文借證于侯侯列粹𡢃瑕纇精及髮末時時出人表予以是知侯鑒天下事當若是精深也又嘗與侯登泰和之重巔裴回指顧瀕秦晉梁楚咸在履舄下浩然若有凌厲六合之意予以是知侯之幷包兼蓄當若是閎大也若諸君子之覩侯果得其粗且細爾侯

今獻天子必問何以終治吉必且對曰臣不難為龔卓
臣嘗學于師有所受請上之可也至是而候之精深閎
大者始可見崖略矣雖然斯非久道不可以成是為贈

贈賀毛白山公八十壽序

世多稱古今人不相逮豈其然耶然予嘗求諸今人有
能伯仲古人始不假型模而終相肖似者或千萬衆始
覩見一夫或不啻千萬衆即通都邑不克覩見一夫此
不知其何也然則以今肖古誠有通都邑不覩見一夫

者則謂古今人之不相逮未可名誣也自予踰冠耳熟

毛太保公之穹秩顯烈四方士爭躡屩曳裾頌道聲光

者不可勝道其冢子白山先生矯然若獨翔寥泬略不

以家第世貲滓其腹臆既早辭廕典矣又以先代腴業

重器咸遜二弟曾不少悋生平不治生産刬跡公庭退

與寒畯畸士寂下劣者爲埒予時心推高之已而辱與

先生之冢子世卿同舉鄉書以通家子謁先生一見迄

無城府就問語出腎腸衣履皆皂布其製皆循弘治以

前式範體若不自勝行必循牆迄未嘗御軒葢見者不知為太保公子予未嘗不㦛然慕已又十年世卿世其高節遂謝南宮專侍養左右先生灑然曰兒不仕當為居守吾欲效向平高步四方君乃峙贄恣先生之所如往既涉吳楚歷中原乃抵京國予聞而叩寢焉覩先生皂布衣履猶然故弘治式也訊其來意則曰吾以是自適其適焉爾矣吾焉知京國予間為朝士言咸為㦛慕曰世寧有是人哉有物色之者則已行不知所之矣若

先生所謂通都邑未有見是人者也謂先生今之古人非歟令先生年且八十仲子其手其内兄中丞曾公之書抵予曰以予世誼必欲得一言祝之予以為紛華盛麗之蠱人心雖賢如子夏依歸至聖猶待於戰勝况其他乎故古之尊生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若先生累乘纓冠即襁褓宅紛麗之都藪矣然而天植其樸至與年而偕𡪾是古之見可欲不亂者之儔也非亂而後勝者之可擬也然則先生之為尊生益有道矣而奚俟

祝予獨慨弘正間衣冠耆舊僅有先生而世之競紛華仰機利者如日方新㞑㞑然若據氷山而鬬火宅其為身與後豈可恃哉視先生之沖然内適交食交樂有道以尊生有穀以貽孫子其事之勞逸享之多寡豈不亦瞭然辨之也而令之人胡為彼不為此予既驗古令人果不相逮而猶幸覯見有先生也故為祝願先生不獨長年將永為末世型模且以復中丞公

刻陳兩湖先生全集序

夫色以養目然而使之日親𥸨麗則眩味以養口然而使之日饜淆醲則害君子之於文也亦然文之生以明道而次為述事古之述事莫如書書雖以辭顯而亦未嘗不匠意以豈乎道道豈於意矣辭從而將之未有不豈于意而獨主藻辭以相雄也是故茍知色之養目則三英九華非不庸之乃不如紈素之為常也茍知味之養口則八珍五齊非不庸之乃不如稻粱之為常也茍知文之明道則剞劂瓌瑋非不庸之乃不如辭達之為

常也然而世既主藻辭矣又特聖司馬子長而剽獵其
句字不敢一詭尺寸其極則盜哭為悲借笑為歡俗下
其意而矜高其詞至艱詰不可讀陳之則上不知所明
而下不知所承葢非獨以病道亦以病事彼見不襲句
字而表裏古人之精神者反謷訾而詷喝之由令之道
而欲求得古作者之本旨則何啻千里予邑陳兩湖先
生弱齡操時義冠江藩復冠南宮而偶不録一時若石
淙浚川諸宗工覽之驚曰子長復出也當其時先生亦

方推先子長即目無東京焉有唐宋今如集中遊仙顯政諸傳自時之藻辭者觀之孰有如先生之不詭尺寸者哉既登第官翰林雅善同郡羅文恭公又與毗陵溫陵二君者友昕夕論文間及子固先生伏讀嘆曰是獨能表裏古人之精神為言者也吾今于子固乃益知子長今夫子長雖未知道然當其遊齊浮湘南窺會稽固已有攬結宇宙之逸志矣故其述八書等篇意匠自出咸有本末此豈可與今之工剽獵者言哉于時先生文

為之一變持論造意大畧類子固而祖述未始不之六經而變化未始不之百氏而以平澹雍容發其剞劂瓌瑋雖不色澤子長實未始不之子長至其神頴絶出博極羣書搦筆動數千言濵㵲磅礴引物連類不爽毫芒則又其天稟獨擅雖同聲者不能以不知傚也況其他乎然先生大旨要在翼道豈亦猶古之佳公子者日御盛麗潃醲而厭之矣又下與布蔬者均饗此其志意非苟而世之崛起詞家者方拾所唾棄若欲以腐鼠嚇之

一何其度量相遼遠哉然則語先生於子長固所謂議乎其將而拘拘焉以予固言亦未可謂深中所撰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由是推為兩湖先生之文可也先生孝友天至立朝會遭權奸不能安其位既歸益肆力所學益其始遊於鄒文莊晚與文恭切琢為多其行誼詳同邑曽中丞誌銘中子太學生淇庠生淇等世其家學亟輯先生手删龍津原稿合其詩凡如干卷為全集付諸梓以予辱先生忘年好而

屬之序予喜得先生文示當時俾知先生今昔之所操趨則可以較然於所從矣乃不辭而序以發之

送鄒汝瞻召還北上序

初汝瞻氏從予遊予視其器遠且恬既登甲以言事謫戍夜郎過家非獨予勁之即孺兒子莫不詫奇節三年假歸方間關無鞅掌態人服其度屬者蒙恩賜還旋有召用之命又走予辭而北上予締觀於酬應注措間而重偉其才益嘆之曰夫古今非才則雖有夷由之節曾

史之行亦無能大濟于世何則以無為將之者也予幸今日見有子才益凡四見汝瞻而四異已而汝瞻論學則自擬貴大而又在識仁予益喜汝瞻之才之出於識仁非世之擅剸割揮斤而哆張之者之為才也雖然識仁不易矣世儒者多不得其故問其所由則推本之曰吾與人物同得天地之理氣為生是謂同體嗟乎此令之操翰童子類能言之然而疇見其同體于物哉且夫孩提至顪蒙而能愛親常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自

勃然生則又豈假反顧而後得哉是孰推孰本抑孰宰而施之是故得其所以宰則不下帶而天地萬物自我矣理氣自我矣而又奚屑屑焉懼其離也而推以合之又懼其混也而推以析之者哉令夫水以合水無弗合也然自溝澮而傾之渤海則猶有此彼焉令也不下帶而無不在我則以其本為至一而自不得以二之不假合故也故知仁則知一矣夫茍知一則非不器也而不以器見非不節也而不以節擅非不才度而不以才度

專是則汝瞻之所以為大者乃實啓于微往汝瞻有同門篤友曰曽舜徵舜徵久未試故聞予言為習予與舜徵言徵者數矣已而謂舜徵曰使吾心與斯言未一也則不待聲響消而二之也久矣然則知一又豈易哉汝瞻令來偕蕭希之去至都中咸朝夕舜徵以予言退相稽所以為微也則不患不為大亦不患不得孔門求仁嫡旨且為語都中同志士無用以推測聲響求不然而自乖吾仁終身不復知一

贺毛母李太孺人六十寿序

方三洲君之與計偕也太保公適管握兵柄勲烈𪸩爚寵賚日有加天下士頌道功德為公希𪊟祝無疆者併在君君且習聞先太守世業又躬親盛際視甲第勲烈則猶拾家珍耳乃至中歲三上春官不第即飄然棄繻躬抱書從石蓮先生遊當此時君固以雲霞榮纓紱丘壑崇軒輋時時詠歌作為篇章若不欲有人間塵土氣石蓮先生視天下可與偕隱者莫在君右予時仕宦鞅

掌四方則以書訊友人君曷以能脱然若是也友人答曰君家大人白山公天性猒薄貴富君宿席風致而君内子李君實賛成之不然君且不免謝安石掩鼻矣其安能如志予以為家大人素偉丈夫宜然若内子罕哉又幾歳予以書訊君有子否答者則又曰君藉李君貳室有子萬歴間予歸在田歳必至石蓮時君已捐世且久而其友曽中丞公偕予同門文學王君御介毛生請曰自先君之見背也謙方八齡幸吾嫡母李太孺人腹

鞠不啻已出又時訓督語逮先君則涕泗横下令譙稍長太孺人適六衮非得足下重之一語則無為不朽計予曰嘻君誠有子矣予見今世禄家凡子鮮不以豪侈自放棄至辱逮其先人疇知從學士長者為親規不朽之業哉矧予覩生之體貌言辭雍雍藹藹可以謂不自凡矣非誠有李太孺人訓督之殷其烏能然哉李太孺人始賛其夫以高又訓其子以才若是可以壽矣然則生欲規報不朽則曷以生出而繩乃祖則立功處而紹

父則立言豈不亦由已不由人哉雖然功與言之先有實物焉則生所急也不然三洲君所爲從石蓮先生門豈顓在言乎生以是報太孺人則不朽之本也太孺人家世出谷村右族父南池翁廣西藩參葢先有闈教焉若太孺人可以壽矣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續稿卷三

明　胡直　撰

記

忠義亭記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

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韙也然二處皆獲名賢
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圮嘉靖丙寅奉督學
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搆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
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
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盎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
令子孫則因二公逮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
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子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
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略擅

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為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圖有忠肝義膽之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逕口馬蹶而卒静山公諱文静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震龍宿公家静山得並謁署為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贑以詩二首寄勉静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下磬為元矣静山公猶亢不服元乃起兵將屠泰和

邑何侯曰令不靖者惟治陂胡文静一家爾邑何與焉乃集鄉兵入治陂執文静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静仍亢不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昆弟死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昆弟忠義亭于其地後圮乃移金臺渡口即令所建是也然静山公事獨記于楊文貞王文端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邑志其數為語静山公事侯

固竒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格弗入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唯在宋舉數百口糜之不顧其祀不祀誌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彰矣夫唯懷忠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荷天下死天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故一匹夫而静山公又當敷天為元之日乃挈錢鏄棘矜而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

特覲者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不詭于先世相與葺亭于既圮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震霆瑰瑋㔿峛足以㪷答人心鼓舞世教風乎天下功施于無竟安知異時不如夷齊獨附驥於孔子哉為二公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惟其時爾且夫二公所爭者華夷大介人孰不知之乃不知有是忠與義即為華不則夷爾頃蹔之間大有徑庭焉此又吾黨之所當繹

思而慎辨也于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宫士某從孫太學生某庠生某某等來督記敬書以復

貞壽堂記

予族子肇亨搆堂右之舍如堂制而少儉將以奉母蔣孺人為昕夕歡乃手其外從王父二川君其所記孺人節行以諗于族父廬山子曰吾母出嚴莊里故姓祖隱逸公孚佐父竹墟公端文母王氏生吾母未笄而竹墟公逝吾母日夜侍外王母同事女紅于時外大王母即

吾義和胡孺人公三從姑也以吾母幼失怙而性莊飭絶愛之俾獲聞古烈女之訓長擇配得吾父諱冠羣及歸事二姑孝敬歲時惟謹而奉夫子甚順已而新寡哀毀幾絶惟奉姑鞠子復甦踰大祥長者謂其盛年諷令他志母仰天泣曰二姑煢煢孰與奉養以代有終孤子呱呱孰與植翊以永厥祀未亡人所以朝夕拊膺泣血者懼天不弔耳豈暇有異心哉且夫垢面從人吾恥之久矣苟欲奪吾志吾有死爾勸者乃止自是不夜哭不

見至戚敕肇亨務篤孝友力儉勤弗為呰窳曰汝必從名師學縱無成宜有觀法為世家子無忝先人吾顧遂矣當此時以先太母世寡稔蒙凌噬于人不幸吾父繼逝而凌噬者益獰辟諸未造之室風雨又漂搖之吾母不得已發憤求理中間勤勞憂瘁萬狀至有今日幾五十餘年今七十餘矣肇亨嘗耳熟吾母及吾舅氏言令外從王父記者又如此肇亨無能養構斯居侍左右歲時伏臘聊相為歡耳敢徼叔父錫名斯堂垂一言為不

朽廬山子曰古今閨閫抱節槩者不鮮矣然當急難慷慨著有竒跡者類傳于世而平居積累忍千百死守義不移者卒闇沕而無聞不知平居急難勢異而堅貞一爾非可以軒輊視也今蔣孺人予族嫂予諳之雋矣假令孺人當内外諷勸之殷覬覦者凌噬之獰一旦心如石又如席焉則寧有今日垂老而永終令譽者哉予獨喜孺人貞而壽安知異時不聞賢有司不表見朝著顯有褒嘉下子之宅里耶子且拱而俟矣予請以貞壽揭

名斯堂遂記之以為後券嗟乎貞之時義豈易言哉子
且知古順貞之道乎盍思請事以報罔極庸不靦于予
言

敦典堂記

溙田周氏綰轂予義和葢在邑北之信實鄉幅員數里
間惟二姓世婚媾若古之陳雷然而先太安人實周出
往歲予解四川督學歸嘗為諸鄉邑士講業集者日繁
周氏時一館轂仁社之創也其助金為獨腆會次有安

成劉獅泉先生者故宿儒也與周亦婚媾家適覩周氏長行導迪其子弟齗齗顒顒然而子弟佐長者視賓具瞿瞿抑抑然顧瞻其祠屋有時思之堂問所為祀濟濟漆漆然相與嘆曰是不覩世家禮義哉又若干年為隆慶庚午周氏以齒衆堂隘聚族長幼謀拓而大之鼎建中堂凡若干楹標曰惇典仍以時思堂為後寢其長行某某等則予外王父行也次某某舅行又次某某等昆弟行相率屬予記之予考周氏出三國公瑾之後公瑾

傳都鄉侯脩脩以罪免徙廬陵烏東又五世自烏東徙泰和之南岡庫下其後傳矩為西臺御史傳翰為平章學士而泰和之周浸盛南岡四世為廷美字評高始徙令滌田凡三傳禮瑞潭州路司理禮端萬安縣糾曹又二傳慶章官為郎迄于今著仕版者不絶而滌田之周浸昌滌田十一世孫良舜有子二彥明彥仲彥仲他徙彥明獨守滌田令堂則創自滌田一派視昔規模又奕奕乎膴膴乎稱其族之衆矣堂既成周之長行則有申

禁曰繼是而祭必與志物必以盡不者罰于斯繼是吉嘉禮必以告有登于朝者必以告歲時必以告不者罰于斯繼是而毋以貴陵賤衆暴寡强侵弱不者罰于斯敢有不逞其如惇典何且夫五典我惇虞書記之周氏之尚論于虞書者寧不明且備哉余行天下多矣燕代不假言即鄒魯亦未有尊祖睦親加吾鄉邑者然吾鄉邑非右族蕃碩則力不贍非夙嫺于禮義則亦不可與有明也而周氏厓厓矣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余

于是卜周氏之穀禄彌遠無疆而祼益仁社之流風長也故詳為記云

衡廬續稿卷三

衡廬續稿卷四

明 胡直 撰

書

復沈蛟門侍講書

夫士戒無因而前者此為末世游士語豈足準哉古者友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未甞藉介紹論因由者何哉以其因在我故也因在我者道術是也而人與已

古與今不㝿㝿觀矣其未足語此乃何幸有門下㝿嘗妄謂後世士以事功見者至難遘而君子猶不許其知道若夫晛晛焉以文辭見而已者其遠道又何假辯雖然道固何嫌于事功文辭哉辟之水焉事功者道之流濟也而文辭其流濟之著于方跡者也故謂道必有事功文辭則可謂專求事功文辭而視道術若拼拇無所用之則雖欲為流濟而水非其水矣水非其水者非謂無水也謂斷港汙瀆是也此斷港汙瀆者久矣自埒於江

與河然而不可欺于易牙竟陵子之口矣又況柄文詞者內史而外經聖馬遷而傭孔孟乃至翦裁模畫不敢離黍米其極則盜哭為悲借笑為歡不自知所從來于是有能求六經孔孟之為文則曰此文之別種有能發其精意微言以揭示人人則世益起而彈射之甚哉世之好似而不好真何其紛紛也故僕雅曰不憂文而憂世不憂世而憂道謂憂夫水非其水者之為獘深也往遊四方得門下文讀之再四矯然嘆曰是何其言不從

人之哭笑以為哭笑者也葢必有見于水源者矣是必為江河既歸懐此無與語間者以語蕭夷陵不謂聞于門下輒先以瑶緘纒幣遠貫及于山椒之間夫以禁近臣不鄙草莽此固門下餘事若乃自忘白雪之高致而欲定同聲于下俚之音又何其舍己者過而從人者輕也某以是屏息知門下且將為巨海又亡論江河雖然某固慚非據矣抑何為門下報夫今世士好言馬遷乃不知馬遷雖未達孔孟門庭猶欲以史記繼春秋當其

發跡龍門遊齊魯至浮沅湘其志力已凌出庸衆故抒為文辭制作亦豈肯從人翦裁模畫盜哭笑以為哭笑哉然馬遷終不得為江河以未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也馬遷且爾而况以翦裁模畫希馬遷者乎假令馬遷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則當凌出漢臣為禹稷伊衡其又孰禦歐陽氏曰修于身施于事不見于言可也假令果修于身見于事如禹稷伊衡三公則雖百馬遷何足道哉昔者嘗觀禹稷伊衡三公至于粒我烝民格于皇

天其流濟至博也乃又不知其啓于思而已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伊衡思天下一夫不獲若已推而溝之當其仰而思則将欲為馬遷迄不暇矣又況以翦裁模畫希馬遷者乎是則思固所謂水源者也締讀來教有曰操約而欲奮不可以幾約意懼鄙人者之以約自限也鄙人者何足以知約彼三公者操一思至賴于萬世則約之未始非博也其誠懼天下不同三公者之思思同矣而奚奮不奮通方不通方之患瞻令天下若門下固

睿于三公之思者也夫是以不從人為哭笑夫是以忘其高致而逮下俚其蓄逺矣且夫禹稷伊衡固亦門下職業存焉者也故曰門下當為巨海其也沈病柴而立人間矣久跧山陬即家問樊之不通頃因家弟貢生敬赴南宫念無以為知已者報聊布一二

二

昔子美著詩有許身稷契之語或謂子美詎逮此已而讀其贈吳郎詩至惘惻撲棗窮嫠則卹卹焉以恐懼須

親為囑然後知子美誠有稷契之一斑者也偉哉三代以下文士籠挫古今非不鉅麗乃有子美之心希矣雖然子美有其心無其學故其自獻止欲企及相如枚皐而與曩自許者若兩人不相為不可惜哉夫稷契奚學也大哉帝堯克明峻德稷契之學豈異焉記曰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此非峻大其德之謂乎故誠有峻大其德之學則疇非峻大而非其學也即一斑之明滅終無以為矣頃家弟貢士胡敬赴銓

率爾通左右書固知門下有其心又有其才乃因是偕以學叩也抑見林莽間忻忻怏摎契復覯良為斯世預慶家弟兩書感誦睠引不遺下士類此玆擬蕭希之赴計敬附布謝伏冀珍護以幸斯世

與郭相奎

衡齊之作專為斯學葢自癸酉乞養歸不期丁丑以後哀疚相仍遂抱沈痾既謝世塗又不能出遊四方就正有道且不能似前為鄉中及四方士講磨故不得已著

此書大意因前哲雖發明此學尚似有懷忌含諱不敢直前盡發乃不知不直則道不見以致談者狐疑指摘莫決從違而同志中好立門户與務竒爭異者亦自矛盾斯學何由明人心何由定古人一道同風固若是乎僕不忖漫為八字打開一口説破直將此學盡頭究竟不敢仍為先儒顧惜門面如昔人狐媚以取天下者之倫葢亦實見此理非由外鑠由本達末先貴知本夫崇本非遺末也乃正所謂本末一致也大要明中徵孔二

篇則宗旨工夫證據不杜撰明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又不得已而文之非欲為文以表見也其間頗有苦心有聖者作或有取焉知我罪我曷恤哉吾子必諒於此矣復布以見頻頻

答郭相奎

承遣使解到拙稿刻板凡若干片費足下工力鉅矣鉅矣及得印發者適羅近溪在座共閱佳序辭旨法度高古爛郁令人不敢正視已而細誦知以禹與元公言則

益令人慚愧無地不穀初學文亦止欲與時好爭鳫鶩行其後涉道之藩乃浸知學問發明亦不越是而古人文斷斷必出于道始為正法眼藏漫欲融漢宋為一治通古今為一轍以為斯道傳神然力終不逮雖然亦取其畧窺古人緒餘少澤於道而已矣詎敢以禹與元公言哉來旨毋亦誘而至之不穀於文而已矣其道敢不勉夫所謂絲無欲達無意必極於無聲臭此非遠不可即也願賢者共加力焉不穀灰心世途足下所悉繆荷

當宁再録猷畆自顧朽劣欲復從事簿書期會間勢非

便也以是不果閫行辰下欲赴界上繳憑遂爲從姑之

遊期來月中而發少旋必得縈轉佳報計必便省可以

握袂傾倒也使行廹甚力布不罄所懷

衡廬續稿卷四

衡廬續稿卷五

明　胡直　撰

頌

文翁頌贈楊春宇郡公有序

國家建置郡邑自守令下若戎稅盜三務咸有專曹而庠校士獨無典者此其故何哉已而讀文王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然後知古

者作人養士之大固諸侯大夫與邑宰者專職也而他曹奚能與之然則國制所由來不眇矣夫士者國之楨而世之表也假令郡大夫邑令君奮迅才猷能致虎旅如林金穀積山丘潢池無弄戈之徒亦可謂劬所效矣乃獨忽視養士猥抑遠而挫𡾊之士縁是不自貴重其身罔以究道業之所存儢儢然冠進衣逄嗜飲食為賤儒則上下一何賴哉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非士貴賤之也乃上之貴賤之也夫使士至自賤而上下一無

賴則雖劬所效亦寧能為報國上考乎漢之初惟吳公獨重士賈生由以著相繼文翁甚盛然文翁事在後世雖有之而未嘗數數覯也賈生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嗟嗟豈不諒哉蜀南春宇楊公守吉凡三霜循政弘猷殊操休績吉人飲之上下誦之語具他紀載中已不可殫述乃不知公所為惟作人養士其大者焉公固文翁治鄉之奇産也公始臨覲吉士風憮然嘆曰吉士故有聲稱于世今稍陵夷

靡矣作而新之其惟在父母師帥乎昔文翁時尚未創學乃多飭學子齎刀布蜀物詣京師遣博士獲受業方今天下郡邑庠校咸列樹博士為之師導茲惟風勵博士使知自貴重則弟子員莫不知貴重矣故公獨優禮諸博士平時進見命坐訊問學事重護諸士時蒸其髦者與之稽業講課亹亹循循不啻家子姓吉之師弟子語公必曰是大父母即大師帥迄無間言今年春公以猷望遷補江省憲使監巡湖西仍駐節于吉郡郡邑諸

博士君以書抵胡子曰公令之文翁也吾黨慚無報稱
蕲得子一言庶以藉手予既以病謝而固不予捨予乃
抽素追文翁而為之頌頌不以公而以文翁者從諸博
士君所稱欲令見公為令之文翁也其辭曰
奕奕文王爰肇物軌燀其德音譽髦斯士士多濟濟惟
周之楨惟王以寧居者興讓訟者質成故孔子觀學而
知王道之易易原伯非學閔子以卜周之失義秦彌不
道斬絶王跡仇學殲儒顛乃社稷偉哉文翁挺出炎漢

乘軺西維教化爛煥旣親誨勵復隨計吏刀布蜀物遺
都人士士獲受業經明行飭是用察舉署之右職與校
樹官以地之才廣招下縣士莫不來蔽芾槐市祁祁蹌
蹌受事傳令蔚為龍光蜀民榮之忻懽鼓舞墨卿儒彦
洸洸楚楚而蹀跡齊魯貢于帝廷表于四方帝曰休哉
洵二千石之良爰詔天下建學斯始維文先生之令模
王道績啓於乎千禩誰哉踵繩有蜀奇産闕西瑤裔

玉瑞頌有序

蓋聞古語王者慈仁則芝草生又曰王者德至草木則芝生然多詫金玄五色而鮮逮玉瑞及覩神農草木經有曰白芝生華山又曰白者如截肪而抱朴子亦曰白符芝高四五寸似梅然則玉瑞豈易遘哉屬者守軒陳公持斧來按江藩以讞獄清閒格穹玉瑞産于蘭臺公遜不居曰此皇仁所格敢不敬承遂自記其堂曰承仁于是同臺有予鄉賀公示予題曰承仁玉瑞為之頌曰懿昔聖皇上德孔膴四靈競臻朱草斯舞猶有竒卉不

根而吐太清為垣太寧為圃玉燭分華卿雲是母晻晻
瑩瑩禎符自古遐哉天葩季世希覿偉茲端公手承天
斧鐵冠神羊直指南楚八章時飛六察鏡睹英稜勁風
輷轟天鼓蒸蒸百寮疇敢苦窳迺江之國魚龍安堵天
吳徙窟虺蜮褫所迺至岸獄亭疑當暑雷風勃興怵焉
中憮曰惟皇仁太上同普一夫不獲疇為罪咎乃偕庶
司夙夜靡監淑問如臯祥刑必呂罔以腥穢而干天忤
豈曰玉瑞産茲蘭府維天鑒斯宛若攜取氷姿綽約瓊

華容與匪木威喜匪狀龍虎皎然人豎懸柱離礎匪柱史之仁醇和孰鼓公拜稽首碩膚不處曰惟皇仁員于輻輔泰階坐平蒸黎遐撫天地既忻休徵彌寓嘉穀元稷甘露靈雨繼生白符以彰衆甫慶蹀黄軒房陋漢武何以承斯敬共心膂何以踐斯俾民無庚猗與一時明良並耇緐祉戩穀上格皇祖草莽作頌無然揚詡曰惟天子萬年其宇曰惟斯臣衮職永補

贊

仁社三逸圖讃有序

予以嘉靖丁夘蜀歸而鄉縉紳青衿耆舊英髦敦為學會動至數百迄無憩所又創社祭鄉約議得隙壤樹屋可以畜衆相率卜勝咸曰覺山寺之右宜是山之岡有喬松數百十株可蔭前横槎灘江水江外斌姥對峙東列玉華西有虹岡羣峰造天列若圖畫孰勝兹壤隆慶己巳予起畎畆至癸酉冬復以乞養返于舊社友人康宗望暨諸耆宿復申前議至萬厯丁丑遽起崇構危堂

輿室傑閣嶸嶸邑侯唐君題曰求仁書社為記其事而予方侍慈膝相尋衰疢幾化去者數矣萬歷辛巳始得擔簦為久寓計閱歷夏秋竒玩日腴于時宗望偕樂君以能相與聯集洞啓重門則山色水光若浮几案松濤颯颯時挾水聲間答禽語若遞宫商晨夕登閣平疇曠衍遠山崒嵂紆青繚黄翔雲飛靄晴雨殊態江中四時商帆漁艇葭洲柳渚日與白鷗數百共盪波心月擁波光與閣下上予與二君憑欄嘯歌二三子和之互發交

豈洋洋灑灑乎誠不知其身已都于太虛而人間何世也次年壬午予乃令工圖其髣髴置予三人者其間因稱仁社三逸圖蓋予方欲老此以為偶去此則圖與俱是山川一日不我違康君抱用世才屢蹶即早棄繻著隱士服以去年八月際六衮樂君少從獅泉劉公學性喜治花果自食一圃中年遽謝跡庠序亦以是年其月際七衮而予年六十六適介其中予將假是壽二君令三圖分藏三人者家是二君亦一日不我違且將俾三

人者之子若孫又以惇世講無既焉賛曰
蜿蜿覺山其下維几千松近蔭三華遥倚槎江自西映
帶前駛坐挹平疇横亘百里奕奕娬姥如賓斯峙玉華
虹冏左右如掎突矣崇構在山之趾曰惟求仁翩翩學
子勝日良辰冠裳萃止蔚蔚吾鄉鄭鄉難擬維二三君
寔倡寔始祈祈衆宗佐貲盈篋沈沈室堂既靚既偉予
獲息焉講習燕喜時哉二逸儷然來戾樂君疇希善信
是勵早謝世途仲蔚齊美康君談詩匡生娓娓夙斂才

情退遯于世遊好詵詵切琢亹亹載歌載笑觴間行只山水同休風月並旨予衰抱痾世味如洗晚得二君意益有啓並予為三如鼎如錡古有六逸匪予攸擬猶祈二君眉壽多祉予從下上如魚泳水優哉游哉以樂餘齒

梅村陳公像賛有引

陳氏自五代入泰和稱仕族少雙元至正間有梅村先生者蓋吾宗子壻也先生仕為元總管推官世系

出處大節概見於前承旨廣平程公所為序及劉槎翁先生狀中令先生裔孫世紹締子好而子進士秉浩則又與予子順為婚媾嘗奉先生遺像請言於予

予乃拜手而為之贊贊曰

西昌有陳大丘延兮五季拓基金陵遷兮都幹瓌哲長發賢兮公降至正幼清廉兮辟教瑞金行發端兮庾梅而廣四坐氊兮卻金夜暮反庠田兮瘴風蠻雨桃李翩兮帥府借掾司獄虔兮囚解石械民弗冤兮老乃宰瑞

循政繼兮民始弗紿終弗諼兮贛路總管朝優恬兮既賦歸來餘廿年兮武華之間時發篇兮梅花百咏馥遺編兮待制楊公伯仲仙兮伉儷偕老儀不愆兮穀祿纓緌世嬋嫣兮鄒魯厥心冠則元兮玉姿鶴鬢儼且瞻兮我家奕葉締姻緣兮登堂拜讚生氣旋兮於萬斯年清德綿兮

跋

跋永寶圖卷後

世之好古圖籍者平時得瞻一賢人肖貌而閲其事行已足慰景行思矣矧多賢不亦難哉又矧曰並出一姓豈不尤難歟吾胡氏遠遡虞舜舜古今大聖莫與埒而顔氏輒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顔氏豈不以形遠而性近宗殊而道各在我者耶今卷内自安定而下若文定忠簡汝明凡四五公咸肖其形貌又録其敕命傳賛誌銘以表著其事行予不知圖者果以同出一脈而作耶抑以同姓賢者必圖録一方為來裔者則耶

雖然此四五公者其性與行既一致即使人異姓事異家者瞻肖貌而閱行實鮮不欲步趨其遺武勃勃興九原可作之懷而况其同姓從事者耶脉之一不一無論矣是卷藏予宗弟常州别駕某屬予題識其後予以為吾宗來裔能不慚此四五公即舜可企矣予將觀於斯圖之後吾宗子弟孰可續者無若予老涖無足傳也

衡廬續稿卷五

衡廬續稿卷六

明 胡直 撰

行狀

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

萬厯丁丑華陽宋公解南京大理卿歸明年九月則期其友王公時槐偕予晤言于金牛寺公既稍自述撫南畿事狀卒逮于學葢千餘言氣沛如也尋余踵公舟訪

于南村里第遽報寢疾時延予榻次譚叙偶及死生之際慨然曰夫人死則死矣豈當作兒女子憐耶予壯其言然不謂公為永訣辭也別數日忽聞公以十月朔日捐世臨終問其友程君棊曰日巳午否或問家事不答惟以不盡報國暨所學未竟為憾而獨得訣别予為慰治命屬予狀其行事次年其長子瑜次瑚偕予邑張生來致公之遺命手其姪琯所叙世系年編投予讀之未嘗不哽咽涕横也曰嗟乎予曷忍無言于公哉按公諱

儀望字望之初號陽山更號華陽山人上世出丹陽太守哲至幾世遷吉水洪洞宋嘉裕間徙永豐之滁溪為望族高祖某起鹽賈曾祖某應詔出粟濟邊事聞賜羊酒綵幣鄉里榮之祖某七品散官父某號坦菴翁以公貴初贈吳縣令繼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初娶嚴氏繼鍾氏公則鍾夫人第四子也始鍾夫人夢黃衣人以幅錦盛明珠來獻光焰奪人目因受而含之不覺咽下遂有孕及生公果光爛一室家人駭異太夫人心知其為祥

也先是坦菴翁以貲雄里中後遭流寇家日落公九齡乃得從塾師學句讀逾年能徧誦塾舍書塾師遜避年十七更從蕭經魁蚪山君學時已奮迅業舉而旁覽秦漢諸家文尤好杜詩一日讀史至秦檜殺岳忠武事悵然太息坦菴翁訊之答曰假令兒在側則當為忠武飲血擊檜翁喜謂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忠諫為耳目臣又一日讀史涕下翁又訊之答曰兒讀裴晉公表云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甚哉義氣之能感

人故泣也翁復語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宣力為股肱臣已而愀然曰惜吾不及見矣是年督學范公首録補邑博士弟子員明年從其從兄滁江君某業文遂聞正學即欣欣有嚮往意矣于時邑西有郭翁者嘗為女擇對諸富人求壻不與一見公遂奇許之又三年公已試冠等廪于庠夫人始來歸未幾坦菴翁寢疾公若不欲生翁諭曰吾有若不死矣既捐館公盡出奩物治襯具賻踰有力家親者為之嘆服哀毁至終喪如一日庚

子服闋赴省試未第歸遇冦同行友沈死公為假貸成

殮又二年始購得吉壤奉坦菴翁葬焉癸卯復下第公

獨嘆曰吾無以酬吾母已而曰吾奚可鬱鬱泥一舉為

孝乎乃結諸同志往來青原白鷺嚴事邑之聶貞襄公

又師安成鄒文莊泰和歐文莊二公而觀磨于羅文恭

公力究致良知之學四君子稔公頴悟卓朗咸大器重

丙午赴省試既捷或用為悅公獨愴曰惜吾父未逮覩

歸拜太夫人涕滂沱下太夫人亦泣不止觀者異之次

年第進士觀政都察院遂迎太夫人養于京座主為翰
林大洲趙公亟為延譽榜中推公與南昌胡子文太倉
王元美齊名時公年三十三矣戊申得選蘇之吳縣乃
偕太夫人如吳吳為蘇首邑賦甲東南民黠難理公悉
以治家者治之首稽民隱病在勢家免差而細民苦役
又莫甚運頭乃追古公田之義置役田以取給民獲蘇
又置義塚易火葬節靡剔蠹咸為畫一創建文學書院
祀子游羣邑雋月試之發其素所受于師者破崖岸為

之講習一時名士爭出其門如令相申公侍郎王公劉公其最著也時北敵逼京城部議專官徵吳税之積逋者吏乘風恐刦民幾竄公方告郡守急出榜安民民始定辛亥部考循良第一士民為樹生祠壬子召入為河南道御史會大將仇鸞擁重兵居外既誘敵刦城下又挾敵要君陵壓在位人心震懼羣臣無敢言者公獨上言發鸞奸歷抵其罪疏雖留中而公之直氣已鞫然壯中外矣亡何鸞暴病死而通敵事發詔剖棺梟示謝天

下始皆嘆頌公之先見公又陳時務十二策議守三關開通桑乾河以便運餉扶疎萬餘言皆能稽事實破膠見鑿鑿可措之行癸丑出按河東鹽政公為祛夙蠹通商賈禁藩室移貸之弊題請稽覈羣工賢否風裁凜凜如也時有武臣史某者坐强娶與私鹽事覈與其邑大臣有連大臣為關說公必致諸法大臣銜公不置異時公被再謫則肇兹矣公以西北士雖知業舉然于正學未有聞乃建河東書院集名士廩之日課其藝因以論

學又為刻陽明先生文粹以示嚮往自是西方學者益知遡河汾宗旨矣事竣公思太夫人以病乞歸築象城山房迎養自為之記丙辰病痊赴部掌河南道并七道印綬與覲察事當此時厰臣陰持魁柄天下財輦入私門奮欲言草成為相知者煅之邑邑不自得已而獨疏論邊事六獘二難末及東南總督胡宗憲淫侈誤國請賜督責罷閫撫阮鶚之貪婪而二臣者皆厰臣心膂人也厰臣大不懌亡何肅皇帝詔監修復三殿及午門瑺

臣議工直日一錢公不可又欲盡易門石公請易所損者有富商嚢五十金賄麿臣求與工事歐陽工部尚書聽其請公又執不可于是麿臣與尚書交銜公工竣序遷歐陽轉冡宰公轉大理寺寺丞時遷轉者例有餽謝公又不餽麿臣恨益次骨明年己未太夫人春秋愈高公乞假終養既歸侍太夫人不離左右辛酉太夫人卒公方守制會風霾言官請考察應變麿臣與歐陽計黜公以塞責總憲周簡肅公正色詘其議得免然竟署浮

躁落職乙丑起復補夷陵州知州未任轉霸州僉事霸當孔道多響馬大盗白晝肝腦人公戒嚴捕治賊為屏息先是西寧侯舟次霸寇猝至侯倉皇避入水死公至始擒寇窮其窟宅題請豁洪武間養馬逋税民益感悦丙寅轉大名兵備邊報日警公曰防秋莫先積貯方臨六越月積鍰金至八千足備餉適河東大臣銜公者掌銓駕言倭寇浸盛移公福建監軍副使將以危公公辰聞報已即啓行以素無便文自營故能疾也至則飭武

練兵嚴樹海防先事預備比倭至乃得與總兵戚君戮力挫倭破之八閩頼以大安戊辰大臣挾前意必欲罷公文選劉郎中其備言公才賢狀且云今日必罷宋寺丞寧罷劉其其與宋生平無識面然知其才賢其不為言則如公論何大臣不得已竟署降調公棄監軍遊武夷賦詩見志有武夷漫稿已而歸理南村新第為終焉計期會同志寓講青原白鷺殆無虛歲至辛未公年五十八矣而部臺薦剡凡十八疏乃起補公四川僉事未

任轉福建提學副使先是提學例有條教然多靡文公獨慨曰卧碑教士迪正道崇正學令詎越此乎乃條引而敷宣之暇則為諸生發明大學致知入門正脈仍刻陽明文粹鄒歐兩文莊文選遍示諸生而興者丕變矣已未郭夫人訃至既哭嘆曰吾亦老且休矣遂舍紱而歸俄轉福建叅政不得已復赴闕以齋賀萬壽表行報陞大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少卿是歲復當天下羣工入覲公率諸縉紳偕諸覲臣講學靈濟宮亹亹多所發明

時廷議王陽明先生從祀事議者拘牽舊文不能究竟其學至為聚訟公曰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乃著為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意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于物牿心于外孔門大學一書首言明明德明德者即吾道心之靈覺不昧者而知識其末焉故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後儒誤訓致知為推極其知識殊失大學知本之旨陽明則指示之曰是致知者乃致吾之良知而非以知識先也以是見陽明實本堯舜孔門正旨

從祀允當一時聞者醒醒然卒未行甲戌廷推應天廵撫公習知江南民苦賦役既涖任首政均賦雖格異議然豪家斂戢不敢專持全免以肥己瘠人賦稅得以通徹細民若獲所天江洋寇熾乃理兵儲緝海船修戎器更置將吏簡練行伍沿江編立保甲蕪湖盜刼庫竟捕滅之復築城禦後又銅陵望江青浦咸為城之春汛輒先事戒嚴已而果有倭船連艘擄掠公授畧三遣兵剿截殲之洋外其擒斬俘獲級口器仗不可勝計語具三

捷疏中由是倭寇不得流突而內地以安當宁大悅詔
陞公副都賜賚金帛有加鎮江各府水災民貲蕩析公
題請蠲租發廪賑濟若拯溺咸見疏中礦徒嘯聚出沒
不可蹤公為設防禁伏迄不敢肆撫署寓蘇公至酌列
郡道里均處改建于句曲會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為
建表忠祠于金陵宋忠臣楊公邦義吉水人也舊祠墓
在江寧其後祠存遺址而墓堙久矣公為訪民間得其
墓表章之又復其祠其篤意忠義類此丙子冬陞南京

大理寺正卿辭不允先是為鹽徒事與御史奏異同科臣叅劾公既辨明有詔轉北大理寺卿上疏乞罷温旨不許公曰主上恩意渥矣然吾義不辱遂堅不出初吳有伊郎中者故病風常持刺候謁閽者懼其失言弗為通公竟未知也伊乃銜公騰謗而他不樂督公賦者和之當塗浸聞不平公反懼傷伊貽書解之聞者益服公之雅量然終不免論者之口自伊始也公歸杜門南村都中自元輔以下屢書督行皆未答曰身隱矣焉用文

之先是公念豐邑歷科乜未有薦者或請易學宫公居南大理時即捐金百以助修改既歸則專力改建而觀其成公孝友出天性方年十六時坦翁搆味琴樓成輒搦筆題其壁曰睦内睦外之志矢死不朽翁笑曰子異時其衣德吾門乎公事父母養生送死事諸兄推産讓居亡論已自坦翁以上至高王父葬不吉者公必為卜吉兆厚棺斂而改厝焉諸兄有不吉者改厝如其祖父從子有不能婚嫁者公為擇婚嫁資必腆其諸從以逮

族之疎遠資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從子姑之子孫太夫人之子孫內家之子孫與其密友之子孫資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諸從鄉鄰有慕義者力詩書者掖之寒餓者周之喪者助之急難告者左右之四方士挾一藝者苟可用情無不厭其意通邑有利病苟可言無不盡言而視鄉鄰與通邑四方如其家族葢公夙見良知之體通乎天地萬物而偉度足以勝之長才足以達之敏識足以鏡之勁節足以樹之乃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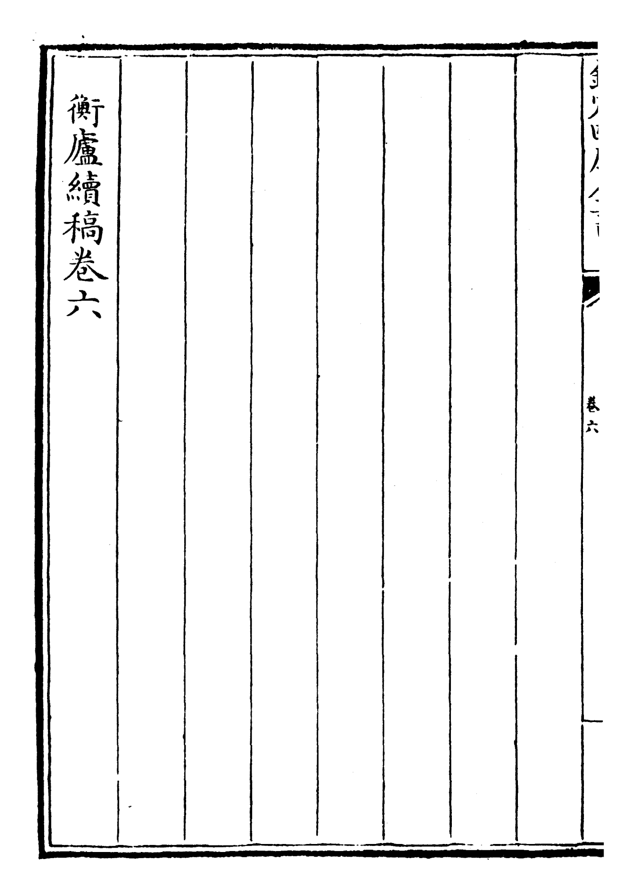
治劇應猝荷艱力重當其遊刃曾不動色而恢恢有餘地矣彼世之沾沾煦煦僬僬覼覼銖稱寸量自以為得者非其儔也故其際于得失利害崇下一不足以滓胸臆而易眉宇予與公鄉國悅慕篤矣而綰結則在京都當時海内凡四五君子者咸以講學論文莫逆然咸推轂公浸以公之廓落好善固令文武濟時偉丈夫也蓋在相國亦云公嘗貽示與相國往復書牘彼已皆報主大義讀之可見一時之相與者非苟而已也然而予且

怏公之歸將與公邁軸林端淬礲末路究斯學之大歸石蓮雪浪之區青原白鷺之刹俟公雋矣孰謂天不弔憫乃一疾而奄忽其逝豈誠吾黨寡倖末世薄祜俾瑣瑣者延而獨殲此哲人也哉文章之弊久矣名賢反古濟濟麟麟然獨師匠史漢而刻意劌心雕鏤模擬其極至盜哭為悲借笑為歡而非其中心之誠然公每嘆其為中古影子曾未探六經之緒而窺道法之所由來惟公咏歌必本性情論議揆自道法絶不屑屑于雕鏤模

擬而雄渾與質厚並至倬爍與縝密交見若無意繩削而自中其度其友曽中丞于野評公文出天才非人力易致豈不信哉公家食時喜邑之陽山遂著陽山賦題其詩曰陽山詩稿後在南畿愛句曲華陽之勝既以更號乃衷其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總題曰華陽館稿姑蘇兩王公叙之皆極推高擬古作者是豈今之譾譾然縛步秦漢而違已失真者之可言哉予甞括而論之九萬之翼非鷽斯所望重溟之淵非溝澮所擬此公之

高大不可以小局小知追也銅爵騰都越國而以之捕鼠則詘龍淵斷蛟剸犀而以之羞膗則左此公之高大所以不得于小局小知者也嗚呼公無憾矣公娶郭夫人難子乃以仲兄次子瑜後之瑜初娶滕田甯氏繼東湖劉某女劉號澄湖即公所作澄湖記者是也副室艾源艾氏高郵州郭氏又許氏李氏艾生子二玥娶聶祠部女玘娶永新劉知事女女一適廬陵習修撰李子某郭生子珽聘廬陵賀春元某女許李子俱殤孫一某玥

出聘湯春元其女女孫一瑜出嫁為郭奉常家孫某之配公生正德甲戌年月日終萬歷戊寅十月朔日得年才六十有五公適寢疾而予猶幸造而執别也予曷忍無言瑜瑚等卜葬公于某山某原將以某年月日襄事又以使來督為言乃為次第公之巨節顯行著之篇其細且隱者未逮也以為世之元夫碩哲必有與公應者是故挈其大而細可推發其顯而隱可覘而予亦無竢更僕數也謹狀



衡廬續稿卷六

衡廬續稿卷七

明　胡直　撰

祭文

祭尹洞山先生文

唯郡有文盛啓六一雖涉道藩而靡入室唯國有文弘正稱踔雖極剞劂而道彌潤業業夫子挺生昌朝玄聰天牖姱姿神雕捉髮戲翰坐絶羣髦弱冠遨藝睥睨賈

晁入對彤廷治安萬言世皇親嘉褒詔以傳既遴清切駿發文園總轡司馬揚班後先囊括百家涵浸萬彙杼軸堂構弘言奥義譬諸江河迤延遐裔浴乾盪坤孕怪育異朱燉緑烟陽氷陰火籠挫筆端物無不可又若廟堂朱甍青瑣言言獨聳翼翼無頗夫子之文雄瓌若兹魯多君子交益以滋昌其氣矣以道為師振其奇矣惟正是基匪直也文秉心淵碩志存孔姬忠希亮弼大政抗議回衺辟易聽者咸縮娟者彌力凡三典文藻識孰

並權臣重臣策目殊勁為國樹人樹必以正兩教成均髦趨如競心期一躬風勵無前辭婚宰家謝玄帝壇傳奉而卿意所弗然貞孤不援遂貳南銓矯矯銓臣奕奕舊京手握衡鏡課必幽明尋登宗伯實遠帝庭帝念不置疇為同升遽意卷懷年始六袠飛章繾綣爰脫羈馬縱心圖史畢志泉石再起東山匪意攸懌世方矚目社稷休虞補天浴日實競延竚昊天不弔倏焉傾祖國殄老成士喪型模夫子文采世莫不知翳其勳伐匡救潛

施如彼泰岱罔見波靡七十泉啓潤澤四馳其初拓落如石碌碌公獨不爾題為良玉一代一生知己則獨矧托婚媾再世情篤悲豈一端重悼者世不朽維文象賢維嗣翩翩馬騎箕靈爽如熾陟降下上倘臨斯觶

祭大理卿宋陽山文

夫九萬之穹鸞斯不能翔其顛重溟之浩鯤魚不能竟其極此言器大者不可以小局追也銅爵一朝騰都越國而以之捕鼠則遜于山貍龍淵一出斷蛟剸犀而以

之羞牖則謝乎佩刀此言受大者不可以小知督也悲哉若吾友陽山宋公其可以末世之小局小知班乎其又可令斯世遽奪斯人乎惟吉盛時賢萃道茂蔚有我公挺生其後神頴出于天陶貞槩植乎性就承親則壽母樂志友悌則讓逮羣幼弱齡騫翮僉屬冠英壯成甲第歸為老成製錦吳甸惠訓獨殷役田之設其濟也宏尋登蘭臺奮身許國出案鹾政盤洗黷墨方斯時也膺臣詭持邦衡願指中外外鎮涇劉以逞冦攘益以榛塞

公惟峻節喬立儼若松柏掊擊雄奸摧抑巨慝時雖以直聲動天下而媢者已恨恨乎次骨已而左斥遐服迄無愠色天下稍清既壓復起握憲畿甸柄學閩臬允文允武為世程則晚撫南畿憤欲為斯民剔積蠧樹長利身甘是壑而猥為方域異議者之所格然而濊澤浸于江介奇猷著于海壖瘝切民隱而不遺軍國公之勛勩已烈矣尋掌棘寺遽告休止方欲邁軸林端究斯學之大歸詎謂天不弔憫一疾而焱其奄忽悲哉其昔與公

鄉國悅慕京都綰結一語投膠百好調瑟嘗覩公之使才應猝馭繁荷大力重曽無變色誠所謂履屐閒各得其任雅意同黨中文武勳名公偕譚大司馬實維其特未嘗不快濟艱之在吾徒而棟時之假俊傑顧乃未竟其庸而遄啚其年是孰為通也抑孰為之塞文章之弊久矣濟濟時賢競曰反古然獨聖秦漢而凡六經公每嘆其取裁者皆中古之影子而未嘗一探作者精意之所宅惟公論議揆自道法而詠歌必本性情搦筆成篇

不假竄易而炳朗弘碩自中節會雖宿搆者有不能蹀
而公猶自署為鄙小子之鍾期相期許於前修予又何
能躡轡騄而規髣髴葢公蚤遊賢儒之門遠探洙泗之
旨既歸将與予淬勵全歸志欲衍千聖於一脈視彼勲
伐文辭特剩業耳而天不假年竟止于斯吾黨寡倖末
世薄祜俾瑣瑣者延而殲此英哲十年之間合襟無幾
崇朝促席適公寢疾而猶幸執别以成永訣於乎吾雖
攬匡阜為辭傾章水為涕莫以抒其憤慍乃閲再霜而

始臨哭其靈林公必不謂戚疏于存歿也雖然其終無以解予之惻惻

會祭徐存翁閣老文

天下大器或傾且窳自匪天人疇披疇補公降自天嶽嶒海潴多才蹀姫柔嘉邁甫掌制玉廬凤擅鴻筆抗議孔祀斥謫靡戚典學兩藩若噴澌液青宮既還講筵日弼遂晉秩宗惟清惟恭帝曰汝才亦惟汝忠簡佐大政位亞上公密承睠倚實亮天工逦際巨慝上黷下墨讒

說肆行訛訛諂諂公居其艱惟忠而哲靡敢昌言獨進密勿曰惟國楨人才是務救援奨提甄收愛護蹇蹇夔夔匪躬之故既祓孔壬爰握鈞衡貪燄未息島夷毒横戈船四遣機決廟庭南東鯨鯢一朝告平爰扶穆皇乾清坤謐學術是先力賛皇極手抉雲霾斯道如日惟公之功匪啻社稷晚遘横臣如蜩如沸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飛章累乞遂復田里衛武德業既耄猶勵令公子孫頜示順指世方矚公耆順重麻再斡鼎軸邦國無憂云

胡傾徂騎箕神遊元老既謝巨儒遄休其等誼辱門牆宿蒙振拂聞訃失聲有涕橫頰東望輀車莫由引紼千里緘辭曷既心惻

奠耿封君静翁年伯文

嗚呼自静翁之訃至也小子其為翁悲者浩渺而彌為中丞公戚夫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天責固然也方中丞公致養林端日以皤髭華顛曲躬鼎俎之調脅息衾縟之置蒿目杖屨之撰屏跡厠腧之涓

姁姁旋于周閣子舍而從從翊于園圃田疇以從臾其所嗜翁固陶陶焉樂而忘老公亦洩洩焉不知天下何樂之可代然而朝家不能一日釋公天下競引天責更相盻伺翁又督迫于内公不得不起而仗鉞以臨疆埸當此時公所願翁不曾岡陵翁自計亦翔健難老中外咸從而盱祝之疇謂翁一旦遽以長棄公之恫詎可言故其之彌爲公戚者此也夫江啓于岷嶺淮啓于桐柏天下不幾江幾淮也則岷與桐柏之功詎不爲鉅且尊

哉今天下學道任天責之重者如公固幾人而翁喬然為天下岷嶺桐柏天下誦歌仰繫至崇厚天子加恩甚盛穀祿壽考子孫蕃碩既貴如貫既賢如林翁既以含然無悲矣然其不能無悲與戚者盍辱中丞公以天責固然者挈之大道之中相與匪獨交契視翁骨肉伯叔等也矧昔侍翁上京炙樸飲醇翁亦子姓近之今忽忽餘廿年其獨浸淫沈疴欲奔千里圖伸一躬動左足者數矣而病紲之其之悲故不已而戚亦詎可言乃越翌

歳敬馳椒醑先寄遥思尚佇躬祖嗚呼尚饗

衡廬續稿卷七